

母親走過大江大海

去年，當龍應台的大江大海 / 一九四九剛出版，我即迫不及待地漏夜讀完，淚光閃閃不能自己。龍應台，這位當年我在成大唸書一齊編校刊的學妹，描繪的不只是她的母親美君、父親槐生顛沛流離的生離死別，也是六十年前吾家四口（父親世輔、母親淑卿、中英姊和在強裸中的我）的身影。

父親世輔教授與母親於民國三十年在福州結婚，次年生長子榕光。三十六年父親出任湖南一中校長，但不幸榕光因腦膜炎夭折，母親當時肚子裏懷著我，思念亡兒，時常痛哭。我出生於南嶽衡山故取名南山，正如同玉山生於彰化，陽山生於北投，皆以附近的名山命名。我們三兄弟之身高恰與這三座山之高度成正比（玉山最高、衡山次之、陽明山最矮）。那時南嶽無普通醫院，僅有肺病療養院一間，內僅醫生護士各一名。母親生我之時，該護士為趕赴男友之約，等得不耐煩，便以催生劑催生，產後不待洗滌即走，謂待次日補洗。未料次日即發高燒達四十度，數分鐘抽筋一次。當地既無良醫可求，亦無良藥可買，母親困坐愁城，終日以淚洗面。

後來父親自同校女教授得知，以蟑螂去殼，用瓦片燒乾，輾成粉末灌我而退燒，母親乃喜出望外，以後每遇高燒，即如法炮製，因此年幼的我，吃了不少蟑螂（最近大陸有研究蟑螂富含蛋白質，因此有單位大量養殖）。蟑螂因有救命之恩，因此，很長一段時間，我家蟑螂特多，不忍除之。

我自出生後，雖體弱多病，醫藥兩缺，照料困難，但母親此時已分身乏術，不再為榕光哭泣。時值常沙棄守，人心惶惶，父親因曾擔任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委員，共軍大舉南侵，恐遭不測，乃決定逃難，但因旅費無著，躊躇再三。母親這時拿出娘家的珍藏金手鐲出售，可惜一時並無買主。一日母親與某米店老闆談及此事，老闆為取悅情婦，欣然以大

洋三十八元購買，乃成為一家四口一路逃難的盤纏。三十八年六月（我才八個月大），全家離開南嶽，趕上唯一的火車經衡陽赴廣州逃難。父親並協助任教的長白師範學院越過琼州海峽，遷校海南島，前後七次播遷，才在三十九年一月來台。一九四九，我出生的次年，的確是一個顛沛流離歷經大江大海的苦難時代。

母親成長在戰亂的年代，沒有唸過大學，但在私塾唸了不少古書，赤壁賦在她晚年都還能以福州腔背誦得一字不差。她對我們兄弟姊妹的教育非常重視。我在成大畢業時，父親因事無法參加畢業典禮，便由母親代表出席。這是母親第一次逛古城台南，火紅的鳳凰花燃燒了整個校園，榕園巨樹古意盎然，令母親大開眼界。當時我在成大參與不少課外活動，認識不少朋友，沿途頻打招呼，帶著母親驗收四年鳳凰花城的成果，讓她頗覺有子畢業於成大土木系的驕傲（父親當年原唸復旦大學土木系，後因家貧而轉校轉系，故一直希望我能繼承他未完成的志願）。「你老爸若晚生幾十年，也想唸這個大學的土木系」，她說。

父親一介書生學者，理財未免生疏。母親則是很有投資眼光，雖然政大教授的薪水不高，母親硬是與人合建了一間公寓，也成為中英姊、我和陽山弟三人日後留學の後盾。她曾在父親一次生病後許願接受耶穌基督的感召並受洗。可惜我們子女均與宗教無緣，未曾帶她去禮拜堂，是我們的不孝。臨終前，母親接受了王建煊院長（牧師）的禱告，也終於又回歸了主的懷抱。

母親是喜歡交際與熱鬧的，政大教授宿舍無人不認識這位周媽媽。陽山競選立委時，母親雖近八十高齡，仍每天到競選總部幫忙摺傳單、招呼義工，成為最好的公關。新黨的晚會與大大小小的活動也常見母親的身影。即使後來陽山不再競選，母親也熱心地到其他藍軍的競選場子加油打氣，或許也只是湊個熱鬧，「新黨周媽」也成為大家歡迎的對象，直到行動不便為止。母親八十大壽時，父親門生故舊均曾前來致賀，席開十餘桌，是母親一生榮耀的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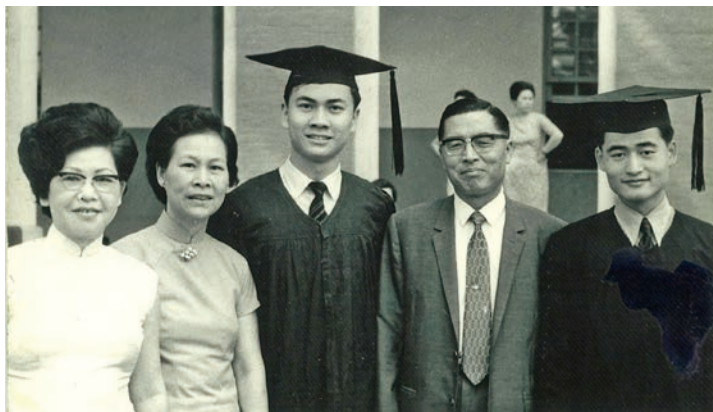
最近幾年母親到底年紀大了，齒牙動搖而無法享受美食，以致於終日以稀飯渡日，生活了無生趣。由於膝蓋不良於行，需以輪椅代步，過去喜歡打個小牌也自然停止了。但母親最高興的是我帶她去北投復興崗看看她年輕時的故居，回憶她與父親的甜蜜時光。

今年母親的身體明顯劣化，原來排斥印傭看護，也許母親累了，也許她不願見到子女為她再操勞，去年起也接受了印傭的照顧。但因水腦日漸腫大，已呈半失智狀態。當我們還在萬芳醫院討論水腦是否應開刀及送母親去哪家安養中心時，沒料到她竟感染肺炎且心肺衰竭而離我們遠去了。

去年中興工程顧問公司在福州成立了分公司，承接海西業務，我忝為總經理，在一年內去了四、五趟福州。除了公務，我也試著瞭解這個母親的故鄉，重拾母親的足跡，正如同龍應台重返父親當年的故鄉淳安尋根。榕城、馬尾、三坊七巷 … 這些從小耳熟的地名，及母親拿手的扁里圓（燕丸）、紅糟魚、繼光餅 … 歷歷呈現，加以濃濃的福州腔，彷彿時光隧道，回到母親曾經歷的世界。三坊七巷裏林覺民的與妻訣別書，最令人動容。意映卿卿如晤 …，母親名字中亦有「卿」字，父親早走近二十年，母親的思念是否一如意映的卿卿？

走過一九四九，走過大江大海，走過在台灣困苦及光輝的日子，有她愛且愛她的丈夫與子女，享壽九十三歲的母親，此生無怨無悔的付出是值得的！

（原載周闕淑卿女士紀念文集及新黨月刊，2011 年 5 月）



作者（中）、母親（左2）、與毛治國同學（右1）及其父母（右2、左1）於成大畢業典禮合影

父親的教導

父親已過世三十年了，我猶不能忘記他的教導。

父親從小唸私塾，後來考上復旦大學土木系，又因家中遭土匪打劫而轉學轉系。抗戰初期政局混亂，顛沛流離，幾經借讀徽大、中大，才終自暨南大學教育系畢業。

父親既是教育系畢業，又是教授，自然從小便重視我們教育，尤其身教重於言教。

父親著作等身，且文筆老到，但記憶中只在小學和初中時獲得幾次文章的指點。或許是因家中書多，我們兄弟在耳濡目染中自然學會寫作的技巧。

幼時父親在政戰學校教書，家住北投復興崗。我初讀北投國小，但父親聽聞新北投薇閣小學辦學績優，乃毅然令我和家姊參加轉學考試，進入薇閣。當年的薇閣小學是板橋林家所創辦，仿照蔣夫人的華興育幼院，以收容孤兒為主，兼收一般生。由於是私立學校，學費較貴，以我們當時家境，要負擔我和家姊的學費，其實甚為吃力，但父親以寫文章的稿費付之。薇閣讓我們一般生和育幼生一齊上學，體會他們的孤苦伶仃，因此在這裏我們學會了同情、包容、互助與體恤。薇閣小學特開一門課：愛的教育，講授國內外愛的教育案例。沒有惡補、沒有體罰，我和姊姊也享受了快樂的童年。

初中時父親轉任教政大，並兼任訓導長（現學務長）。由於初來乍到，還沒有分配宿舍，故全家只有我一人隨父親前來木柵。進入木柵初中半年後，父親鼓勵我參加北區初中聯招插班生考試，運氣很好，倖錄取建中。但其實自己實力不足，開學後英語老師舉辦演講比賽，猶記得參賽同學說：**Dear teacher, my fellow students** … 其餘一句也聽不懂。數學更是霧煞煞，當我還困於因式分解時，同學已在討論拓樸學，因此成績經常在底線徘徊。我因而向父親抱怨，不該轉學建中。父親只說：

凡事盡其我，成事在天。事實上這也是他身為哲學教授的老莊之道。

初中畢業後，我考上當時頗為熱門的台北工專土木科五專部。後雖然因又考回建中高中部而未就讀，但父親面諭：將在考大學希望能進工學院，尤其是爸未完成的志願：土木工程系。

高中時我進建中國文班，即聯考國文成績最優的學生組成的一班。也因此校刊建中青年文章本班甚多，我的文科也較強。但當時建中學生傳統以理工為志願，即使所謂國文班亦不例外。高二分組時我頗為徬徨，文科志在新聞，與理工志在土木之間，甚難抉擇。父親則與我懇談，希望我唸理工，其理由如下：

- (1) 順應時代潮流：時代潮流是往科技發展，且唸理工具邏輯基礎，將來需轉行也常能有所突破。他說國父早年習醫，首創三民主義，成為父親一生研究的鵠的；胡適早年習農，却在哲學界大放異彩。而嚴家淦、李國鼎、孫運璿、趙耀東等也多是習理工者，父親歷經抗戰，希望我成為造橋鋪路的實踐家。
- (2) 繼承乃久未竟志願：父親原亦有志學土木工程，因值共產黨赤化故鄉，父母逃離外縣，家境困難，為打工及節省學費負擔，故轉學文法，但心中不無遺憾，故非常希望長子能完成未竟志願（考慮玉山、陽山兩弟文理科性向與成績相差大，畢竟勉強不得）。
- (3) 我數理雖在建中只是平平，比起一般學生尚具優勢。以父親謀職之經驗，文科因機會較少，出人頭地更為不易。若對文學有興趣，何妨做為工程師的怡情養性。於是在高二時，本來想偷偷蓋上家長圖章的念頭終於放棄，沒有申請轉組（當時建中規定，填甲組不需申請，其餘皆需家長同意申請轉組）。近日建中同窗聚會，同學也多表示係受父親指示而唸工程，到底一個十七歲高二的孩子在關鍵時刻需要父親的指導。

成大土木系畢業後，我在赴美求學前先在再興中學任數學老師，並兼住校生晚自習輔導老師。這時發揮了我文理兼顧的優勢，可以擔任國英數理化任何一科的指導老師。

在南卡羅萊納大學攻讀碩士時，我積極參加了許多宣揚中華文化的校園活動及留學生的愛國活動，並負責主編美南通訊、南卡通訊等刊物達數年之久。此與父親年輕時參與的抗日學生運動先後呼應，父親的滿腔愛國赤忱也似乎藉由血緣傳給了我。

拿到碩士後，我返國參加十大建設，先後參與中山高、中鋼、桃園機場、高雄過港隧道、蘇澳港、關渡大橋等工程之調查、分析與設計。在十大建設接近尾聲時，父親建議我回美國唸博士學位。他做為一個教授，一直以歷經戰亂而未曾獲博士為憾。而資質平庸的我，在當了幾年工程師之後才覺得自己夠資格去攻博，於是欣然接受父親的建議，再度赴美留學，且拿到科羅拉多大學的獎學金。

可惜赴美後發現指導教授給的論文題目較偏理論，又需很強的機電背景才能發展實驗，機電既非所長，也與我過去幾年的工作經驗無法配合，乃放棄了獎學金，進入了丹佛的工程顧問公司，回到了我所熟悉的行業。父親雖不太滿意，却也奈我何。過了二年父母來美探親，我們赴科大校園巡禮，父親有感而涕下，並以詩嘆之：力足為何中道廢，時乎命也問蒼天。後來玉山和我皆受此詩刺激，而決定完成博士學位。我於是和科大另一位教授接觸，以全工半讀之方式進修。幸而經多年努力，終獲成功。而我完成的論文題目：加勁擋土牆的力學行為研究，則與我從事工程的業務相關，符合父親一向學以致用的主張。這時台灣也正開始發展這種綠色的加勁擋土結構（不用鋼筋混凝土，而是可植生的牆），恰好可派上用場。這時父親已過世了，加以母親年邁，於是我決定放棄科州公路局的穩定且優渥的工作，返台服務。

父親沒有博士學位，却因學術成就獲韓國東國大學名譽哲學博士學位。當時我還年輕，心想名譽博士，並非真槍實彈，沒有太了不起。後來才知道，名譽博士屬學術泰斗，遠非傳統博士所能企及，尤其是國外大學所贈予。多年前我赴韓國開會，特地至首爾東國大學尋訪父親的足跡，才知道東國是韓國的哲學大學，以研究東方哲學聞世，而父親以哲

學專長被授予名譽哲學博士，真是實至名歸了。

我自一九九二年返國，迄今已廿六年，一直以綠色土木工程為職志。不論教學或參與實際設計，面臨開發與環保孰重的問題，一向以父親的儒家哲學做為指導明燈。孟子曰：「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斧頭不能常入山林，卻不是永不入山林。儒家的中庸之道，教我們面對環保問題時，要能執兩用中，把困難的地形、地質問題，將工程專業和環境生態景觀的理念相結合，採用最新技術加以克服。中庸之道不是一味反對工程興建，也不是一成不變保守地用了過多的水泥，而是視需要研究綠色科技，進行最環保又生態的規劃。換句話說，就是順天應人的哲學：

山戒、水戒、路戒，步步為戒！

生活、生產、生態，生生不息！

唯有步步為戒，才能生生不息。這種順天應人的哲學觀，是父親在世時常給我們的指導，也是我多年來從事土木建設服膺的人生觀。

自報考台北工專土木科、成大土木系到身為工程師退而不休的此刻，比對近年來台灣無恥的政客，終於瞭解父親希望我唸土木的初衷了。而廿多年前返國服務的決定，雖然物質享受不如美國，但我以能實際參與國家建設為榮，也以推廣順天應人的工程哲學為志，應可稍告慰於父親的教導了。

（寫於父親逝世三十週年）



父母（左三、右一）第二次來美探親，並與岳父母（右三、左二）同遊黃石公園，攝於老忠實噴泉（Old Faithful Hot Spring）前。這是父親最後一次來美，也是首次與岳父母同遊，由我開車由丹佛出發，兩家人愉快地暢遊美國西部的幾個國家公園。



父母親來美探親，對我中斷攻讀博士學位不太滿意。